

“教师节”前夕，我突然接到高中同桌的电话，我既惊又喜，毕竟 1997 年毕业后，彼此天各一方，杳无音讯。我俩激动着，侃侃而谈，聊起很多的同学和老师，当聊起物理课杜老师时，我心里顿感热辣辣的，有关杜老师的记忆也倏地浮现在眼前。

杜老师名叫杜英杰，高高的个子，瘦削的长脸盘，言谈和蔼而风趣。大概缘于我的成绩名列前茅，杜老师上课时常提问我，好在我听讲很认真，回答几乎没让他失望过。那时我能明显感觉到，杜老师很喜欢我这个学生。与杜老师交往中，他曾三次摸我的头，尽管他是无意的，却让我刻骨铭心。

第一次是在高二的一个雪天。我自幼失去双亲，跟祖父母相依为命，读高中时家里已一贫如洗。俗话说：屋漏偏逢连夜雨。高二那年祖父患病卧床，庄稼收成很微薄，一头肥猪在猪圈中突然死了。那时尽管我每顿饭仅花四角钱，从食堂买两个馒头，从不买菜，但就这一点儿可怜的生活费，祖父母也实在掏不出了。

当我正艰难地地下着退学的决心时，杜

老师听说了我的窘境。他那天把我叫到办公室，微笑着，掏出五十块钱，硬塞进我手里，“先用着，回头一起想办法。”我不肯也不好意思要他的钱，我推搡着，同时有一股酸涩竟不听使唤地从眼角流了出来。他轻轻地拍拍我的头，努着嘴，说：“大小伙子，哭啥？快拿着，人家见了不好……”走出他的办公室，天空中大雪纷飞，而我却感到，我头上仍有他摸过的余热，那股热流从头顶渐渐

杜老师三次摸我头

王欣

地暖遍全身。

时隔不久，我受益于市里组织的“爱心助学”活动，才让我渡过了难关。

杜老师第二次摸我的头是高三时。有一段时间，我成绩明显下滑，对此我不得不更加刻苦学习。晚自习后，我仍坚持留在教室，直到实在撑不住了，才肯去宿舍。夜里，不管几点钟，一觉醒来，就跑到路灯下，躲在角落里看书背诵。然而，期中考试，成绩竟降到了中游水平。我伤心苦闷，却怎么也找不到缘由。那天物理课后，杜老师叫住我，认真而恳切地

说：“不能总闷头学，要提高效率，要拿出考试时的注意力复习功课、做作业，要全神贯注，该玩时，就彻底放松身心……”他说罢，转身要走时，又笑着，轻轻摸摸我的头，感觉如同一位慈父在抚慰自己的孩子。他的教诲让我醍醐灌顶。后来我调整学习方法，成绩果然突飞猛进，期末考试，我考了第二名。

杜老师第三次摸我的头，是我捧着红艳艳的军校录取通知书，来到他面前时，他张开了嘴笑了：“好哇，好哇，记着，将来不管怎样，都要保持住那股拼搏劲儿……”说完，他用那厚实的大手用力地捏了捏我的头，我感到了力度，也感到了真实。

我读军校后，与杜老师时有书信往来，没多久他退休了，再后来，我们失去了联系。时光荏苒，转眼十多年过去了，而他摸我头的记忆依然鲜活，当时他或许是无意的，或许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习惯，但他每一次摸我的头，对我而言，都是一种慰藉，一种鼓励，一种温暖，一种动力，那种感觉是美妙的，是语言无法表述的……

这几天，请老同学联系杜老师，始终没有结果，于是我盘算着，在“教师节”后的休假日，回一趟母校，专门去寻找并拜访那位可亲可敬的杜老师。

“哥，你认识有送货的人没有？”弟弟给我打电话，他说想把车给卖了。我说怎么想着卖车了？你才开不到半年。弟弟长叹一声，向我诉起苦来。

想当初，弟弟看别人学驾照，他也报名学了。拿到驾照之后，告诉我说，现在看着车就手痒。我说那就买个呗！弟弟说正想呢！他的想法也不错，老家有个小型超市，来回拉货老是雇别人的车，很不方便，需要买个车。再说，还可以在老家招揽生意，来回跑个县城，挣些外快。过了几天，弟弟就买了一辆面包车，三万多块钱，配置还不错。买车回来，弟弟很高兴，直接把车开到我住的小区。打电话说，哥，下来看看我的车。他还带我到处兜了一圈，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可兴奋劲儿持续没多久，弟弟就感觉到烦恼了。弟弟隔个两三天要去县城进货，就有一些老乡要求搭车。刚开始，弟弟想着乡里乡亲，也乐意帮忙，反正顺路。谁知道，拉了几趟，就不耐烦了。搭顺路车的老乡太多，挤得满满的，弟弟害怕被交警查，开得胆战心惊且不说，那些老乡还在车里面吸烟，烟灰弹得到处都是。每回从县城回来，弟弟都要洗一次车，结果一检查，坐垫、靠背，都被烟灰给烧破了，车还弄得脏兮兮的。老乡们搭车，就是想省个车费钱，可有一些不自觉的，还要让弟

弟把他们送到目的地。结果，去一趟城里，货还没进，送人就送到中午了。

要是着急事，老乡们也包车，比如说迎亲嫁娶，需要到县城里买东西。一般包车来回跑趟县城得个百十块钱，弟弟感觉都是熟人，挣人家钱不好意思，就收人家五十。其实，从老家到县城，一来一回，七八十公里，烧油差不多也得这么多钱。可陪他们买东西，一耽搁就是一天，还要跑来跑去帮他们提着。几趟下来，弟弟烦不胜烦，就说油涨价了，不能再便宜了，得收一百。他们表面上不说什么，私下里议论，说肖飞这家伙也忒黑，一涨价就涨了一倍，真不厚道。弟弟听了这话之后，气得要死。

还有和弟弟儿时的那些玩伴，他们和弟弟一起学了驾照。没事儿几个人出去玩，还要来借车。弟弟抹不开面子，就借给了他们，可发现他们用车之后，

车经常被刮。用也就用了，他们还不加油，要不就是加的油刚好够他们跑个来回。都是死党，弟弟也不好说什么，只好自己生闷气。

这还不算。有一次，弟弟送一个孕妇去医院生产。那时是半夜三点多，老乡过来喊门，弟弟听说人家有急事儿，二话不说，穿起衣服发动车就走。可事情不凑巧，走到半路上发现车子乱晃，下来一检查，轮胎没气了，估计是被扎了。看来一时半会儿是走不了了，老乡生气极了，恶狠狠地对弟弟说，肖飞你小子，我没用过你的车，用一次车就出毛病，你是存心跟我过不去吧！我媳妇儿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脱不了干系！弟弟赶紧给另外有个有车的人打电话，让他们把他们送到了医院。

他们走了，弟弟被晾在半道上，当时天还没亮，弟弟坐在车里等天亮找人过来修车。他是越想越气，终于忍不住哭起来！

经我牵线，弟弟把车卖给了我一个做海鲜的朋友。卖了车，弟弟长出一口气，说现在轻松多了。我拍拍他，说吃一堑长一智吧！弟弟点点头，说买车这事儿给我带来的麻烦还真不少，以后坚决不跟风了。看来，以后弟弟和车要无缘了。

弟弟要卖车

黑王辉

四艺合璧

蔡剑明



合璧”的新形式，使作品在方寸枣粟之地气象万千。

我在张先生静心刻印时，迅速按下了快门。



耳闻今年国庆节前在上海图书馆要举办张用博“尚犀书刻”展。我特意带了相机，赶到张先生寓所，希望能记录办展中的一些小细节。

走进书斋，张先生正在篆写印稿“祖国万岁”，我坐在旁边静静地欣赏。只见先生用“水印上石”法将印稿覆在印石上，随后提起印刀在印石上来回冲刻，有时在笔划的前端补上一刀，有时在线条的另一侧再冲上一刀。就这样在冲刀、切刀、单刀、双刀、敲、击等多种手段的结合下，一气呵成地完成了印章。当红色的印文打在连史纸上时，一股浓浓的古意和勃勃的生气跃然纸上。

年届八旬的张用博先生是当今书坛颇具影响的书法篆刻大家和理论家。他自小受父亲影响，喜吟诗，好书画。曾随单晓天、乔木先生学习书法、篆刻和中国画。上世纪 60 年代初为来楚生先生入室弟子，成为来氏书画篆刻公认的继承人。著述颇多。其作行草在传承基础上有所发展；篆刻则以来氏印风为基础，吸收汉印、古玺、吴让之和吴昌硕等印风，并善于运用现代的观念和审美情趣重新阐释、发掘传统的菁华；他在继承来氏肖形

手指着海南，在什么地方坐车，在什么地方坐船，二哥说得一清二楚。我本以为在老家种田的二哥，不知海南在何方，哪知他竟然能说得一清二楚。

我不禁想到了我当年上大学的情景。因为害怕离家远，父母就帮我选择了省城的一所大学。那时的我，一心想仗剑走天涯，去远方，为在哪上大学，甚至和父母闹了情绪。可最后，我看见了母亲的眼泪，

还得认真仔细、有理有节。

虚心，行不虚。低调，标不低。为公处事，最好不要掺入个人因素。否则，难以比较公正、全面、平心而论事、看事以及想问题、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跳出个人的框框看待问题，即使问题再复杂也不会太多的烦恼和失误。

有儿女情怀，更见英雄风采。有艰难曲折，更显豪杰气质。活得自在，志在活得自由，旨在活得实在。

天意、人意，官意、民意，我意、他意……有时不容违背、不容置疑，却需小心翼翼，在心一意。不是无能为力，也不要造作刻意。

放不下的爱

钱永广

虽说二哥二嫂是靠种田为生的农民，但他们对待孩子，却是含在嘴里怕化了那般疼爱。因此，当我们全家人在酒桌上兴高采烈向二哥二嫂祝贺时，二嫂仍像个祥林嫂那样喋喋不休：“那么长的路途，要是碰上什么事情，他该怎么办？”“长那么大，他可从来没出过远门。”“他自小身体不太好，要是病了，那又该怎么办？”表面上，我对二嫂的担心付之一笑，可心里也不禁犯起了嘀咕，因为如果我家的孩子

取通知书到了，那天，当我兴高采烈地去二哥家祝贺时，二哥二嫂却不咸不淡地说，他要是能上本省的大学就好了。其实，本省的大学，对我这个侄子来说，选择的机会真的不多。而且我认为，我帮侄子推荐的几所外省大学，确实不错。我一直鼓励侄子走出去看看，好男儿志在四方，上大学也是这样，不要窝在家门口图个方便。最后，我建议侄子报了海南大学。

二哥说，志愿表提交过后的当晚，他和二嫂就后悔了，二嫂还偷偷抹了一夜的眼泪。

一周的俄罗斯旅游，使我难忘的不仅有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那些雄伟绚丽的教堂宫殿、富涵历史文化底蕴的大街小巷，还有一位全程拄着双拐的团友。他 50 多岁，身边还有他的妻子和儿子。

在登机时我已注意到他了，因为这么多年来无论是国内、国外的旅游，我从来没见过一位残疾人，而且是下肢残疾需要拄着双拐的。

那天我们的飞机因机械故障、航路天气原因迟迟不能起飞，在误点的 13 个小时内乘客还三上三下，来回于飞机、摆渡车和航站楼，可以想象乘客的不便和由此产生的怨声载道，可我总是看到他默默地在队伍中不言不语。

终于到了莫斯科，大家都陆续上了大巴，我上车时见到他已坐在第二排的位子，在俄罗斯大巴的第一排是不能坐乘客的，只能留给导游和领队或宁愿空着。我心里在想

不知他是怎样上车的。在后面的行程中我不免多留意了些，原来每次上车时，他的儿子总在他身边，默契地接过他的双拐，他便伸出双臂拉住车门扶手，然后右脚



赵静

踏上台阶，迅速地移动身体重心上了车，完全不需要别人的帮助。原以为整个行程都会按原座，但没想到有的游客没有按此规则，后一次上大巴时，这位团友家庭上车晚了，第二排的位子被占了，已坐好的我见他抓着两边座位的扶手身子一歪一扭地挪着步子走向后排的位子，有团友起身要让位，他礼貌地说道：“不用了，到后排去，我们一家坐在一起。”

经过数日的游程，团友们互相熟悉起来，我得知这个家庭来自南京，他的儿子已经大学一年级，他们全家都喜欢旅游，已经去过国内许多名胜，还去过柬埔寨、新马泰等国家。

出于礼貌，我不能够更详细地了解到拄着双拐的团友的情况、他们家庭的情况，他是怎样致残的，平时怎样克服生活的不便，又是什么促使他拄着双拐游历国内外的，他们的家庭又有多少默契和亲情，在他儿子的眼中，爸爸又是怎样的形象，很多很多的好奇，只能留给想象了。一段旅程，挥之不去的感受有许多，这位团友使我由衷地感到：一个人身残不要紧，只要志坚，只要充满对外面世界的憧憬，同样能畅游世界，享受人生的无限精彩。

我妥协了。

后来去大学一看，发现身边的同学大多来自本省，我就想，这里面肯定有不少同学和我一样，都是遵照了父母的意愿。父母的爱，总是放不下的，但孩子大了，他毕竟是要自立的，我想二哥二嫂也一定会明白这个道理的。

今晚打盹

戚永嘉

数学讲座

（三字电脑名词）昨日谜面：旧巢归燕恋堂前（电视剧）谜底：《爱在屋檐下》

的忙碌人变成了一个健康达人。人要保持健康长寿，除了遗传因素以外，后天生活行为占了很大的比例。据现代医学介绍，有些人年轻时身体并不好，后来因为改变生活方式，注意健康细节，都成为长寿者。今天，我国《全民锻炼指数》还不够理想，很多年轻人

在花园中散步和打太极拳，我们看到他总要向这位老寿星祝贺：您身体太棒了！可郑老伯告诉我，他年轻时体质虚弱，后来又因工作忙而忽视健康，曾发生过脑梗和冠心病，最后经抢救才化险为夷。他还说他吃些什么补药，他摇摇头，又笑笑说：“大概我后来注意生活细节了。”原来，郑老伯在初度花甲时便突然生病，他病愈后开始醒悟，不仅戒烟，还注意管住嘴迈开腿，并注意了许多生活细节，比如每次吃饭时慢吞细嚼，吃饭保持七分饱，尽量不吃饮料、冷饮和油炸、腌制食品；每天保持早睡早起，中午睡午觉；多吃绿叶蔬菜和水果，少与蛋糕饼干、方便面结伴，还定时体检……总之，他

